

有哪些令人浑身发抖的故事？

结婚三年，出了件说出去都没人信的事。

我十月怀胎生的儿子，亲子鉴定显示跟我老公有关系，但跟我这个生母毫不相干。

出了这种怪事，我老公不仅不先急着弄清真相，反而大骂我不要脸，做了对不起他的事。

我没搭理他，只管先把这件事弄明白，却没想到，顺藤摸瓜，摸出了我们家的惊天大秘密。

那天，我带着发烧的儿子去医院，抽血化验的检验单上写着，我儿子是 B 型血。

我是 O 型血，我丈夫顾炎是 A 型血，我的儿子轩轩怎么可能是 B 型血？

我回家跟丈夫刚提了一句，他一巴掌就抽了过来。这一巴掌把我打懵了。

他还在问我：「儿子为什么是 B 型血？你还有脸问我？！」

顾炎指着，两只眼珠子涨得通红，「你真当我不知道你和张建的那点儿事吗？你怀孕的前一个月，连着一星期都出差，你

真当我不知道张建也在吗？」

我的脸色刷得就白了。

张建是我大学时就相爱的前男友，毕业后又进入了同一家公司，后来因为理念不合而分手。

「你.....你什么意思？」我捂着脸，一股火气直冲头顶，「你的意思是说我出轨？」

「有没有出轨你心里有数，」顾炎大口地喘着粗气，「那次出差的第一晚，张建是不是在你房间里待到凌晨三点？你自己说？」

他冷笑，「你的微信一直挂在家里的电脑上，我看到你们的对话了。」

「可那次是因为要核对审计材料，第二天一早就要用的。」我解释道。

可是顾炎根本不听我的解释.....-

那天后，顾炎就开始跟我冷战，甚至不再回家。

半个月后，我决定找他谈谈。

可还没等我找他，他突然回来了，抱着我哀求，「芸芸，过去的事我们都不再提了好吗？轩轩就是我们的孩子，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

「不是.....」

「不，不要说，」他坚决不给我开口的机会，一脸哀求，「芸芸，我爱你，我们不离婚。」

那日后，家里像是又恢复了平静，只有我知道，这件事还没结束。

顾炎这反应如果换在其他地方我会感动，但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没有出轨。

我也非常确定我和顾炎的血型都没弄错。

所以，儿子的血型绝对不可能是 B 型。

我怀疑，这孩子是被抱错了。

但是只要我提到这件事，顾炎的反应就非常激烈。

而且，这几天顾炎为了开公司的事正焦头烂额，他跟我说，「芸芸，我不能让单位知道我自己在开公司，所以，只能你来做公司法人了。」

丈夫创业，我做妻子的当然要支持，我一口答应。

当晚，顾炎睡着后，我突然想起前阵子我顺手把耳机放在顾炎包里了，于是去找，结果被我翻出另一部手机来。

我鬼使神差地打开那部手机，发现了一条信息：亲爱的，她同意做法人了吗？

这是顾炎用过的旧手机。

所以这条信息不可能是发给别人的。

女人的第六感，让我瞬间手脚发凉。

2.

天亮后，我跟顾炎说公司有急事，去注册法人的事只能明天去。

顾炎想说什么又没说，亲了我一下就去上班了。

我站在窗口等他的车子开远后，立刻出门打车去了闺蜜家，将一个小包交给她帮我保管，里面收着我的身份证、户口簿、房产证等所有重要材料。

闺蜜很诧异，我苦笑着摇头，「以后再跟你说，记住，这件事一定不能让顾炎知道。」

第二天一早，顾炎收拾整齐等我出门，我翻箱倒柜一阵后问他，「身份证和户口簿你放哪儿了？」

顾炎一愣，随即也开始找，他自然是找不到的，只能不停地给几位老人打电话询问。

找不到证件就无法去注册，他抱怨了几句甩手出门后，我掏出手机给表哥打了个电话。

表哥是做私家侦探的。

得知我要查顾炎，他一点都不意外，「我早就说过他心机太深不是良人，你非不听。」

顾炎是我大学同学，小城市的家庭，经济一般，但他长得帅，对我又体贴。

特别是我爸病重时，他不怕脏、不嫌累地在医院照顾我爸直到我爸离开。我爸后事办完后，我妈说，这孩子能托付。

但表哥强烈反对，他咬定顾炎的动机不单纯，肯定是看上了我家的钱。

对，我家是上海的中产家庭，家境殷实。

但当时我没在意。

第三天，表哥给我发了一封邮件，我点开一看，浑身冰凉。

表哥告诉我，顾炎每一个出差的日子，其实都没离开上海，而是留在另一个女人的家里。

并且，他们已经有了个儿子。

看到那女人的照片，我发现她竟然是梁薇——顾炎的前女友。

表哥还查到，顾炎压根儿没跟他对我提过的那几个单位接触过，所以，他开公司应该也是假的。

我问表哥为什么没拍他俩的孩子，表哥说，那个孩子被送回梁薇的农村老家了，根本不在上海。

我实在没想到顾炎竟然一直在骗我。

眼泪流干之后，我开始冷静，既然他开公司是假的，却让我去做法人，这里面绝对有问题。

于是，我表面平静，却悄悄在顾炎的车里放了监听器。

果然，很快就被我听到他跟别人的通话。原来，他之所以要让我去做法人，不过是要拿那空壳子公司制造债务，如此这些债务就会由我这个法人承担了。等到那时，他会哄我假离婚，并以保全财产为由让我将我名下所有财产全放到他的名下。

他很得意地说：「就算她不肯，大不了咱们将那债务做大一点，她还是要乖乖地将她名下的财产全部变卖。」

我如雷轰顶，手脚冰凉。

顾炎.....他不但要骗走我所有财产，还要让我债务缠身！

平日里温柔体贴的他，怎会对我如此心狠？

可后面的内容更让我震惊，原来，他这么着急的动手，是因为我发现了轩轩是 B 型血。

他竟然是早就知道轩轩是 B 型血的。

3.

当天晚上，我假装削水果，不小心将水果刀划破了他的手，再将给他擦血的纸巾悄悄藏了起来。

第二天，我就抱着孩子去了亲子鉴定中心。

我不明白孩子的血型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居然会让顾炎加快对我下手？

鉴定结果很快出来：顾轩轩，男，一岁半，和顾炎亲子关系成立，和陈芸亲子关系不成立！

这像是一个炸雷，把我炸懵了。

我肚子里生出来的孩子，居然跟我亲子关系不成立？

这怎么可能？

带孩子来做鉴定的时候，我最坏的想法就是孩子是抱错了。

还有个猜测就是顾炎不是 O 型血，他是为了要把出轨的帽子扣在我头上，好在离婚时获取主动权。

可我无论如何没想到，居然会是这样的结果。

我想到了那个笑话：小女孩对小男孩说：「以后我的孩子肯定是我的孩子，但你的孩子就未必是你的孩子了。」

如果能见到这个小女孩，我会跟她说：「你错了，你生下的孩子，还真有可能不是你的孩子。」

我不死心，将亲子鉴定又做了两次，可结果还是没错，医生问我，「这孩子是试管生的吗？」

她告诉我，如果是试管，倒是有可能会在人工授精的过程中出错，将女方的卵子错拿成别人的。

我摇头，「不是试管，是自然怀上的。」

医生直呼不可能，自然受孕十月怀胎的孩子，不可能跟母亲没关系。

我把孩子送到我妈那里，再打电话跟顾炎说公司有很急的事，安排我出差一个月。

然后，我就去了表哥安排好的房子里住下了。

这房子正对着梁薇家。

表哥刚好认识这个小区的物业，早在之前就借口检查燃气管道，进了梁薇家，并悄悄在她家安装了监听器。

顾炎知道我要出差一个月，当天晚上就去了梁薇家，我耳机里听着他俩说说笑笑，又通过望远镜看着他俩亲昵的举止，内心居然十分平静。

就听梁薇问顾炎，「她出差一个月，咱们的计划岂不是还要拖？」

顾炎道：「耐心点吧，急也没用。」

「她证件不是找不到了吗？她怎么出差？」梁薇突然问了个很关键的问题。

顾炎沉默了。

几分钟后，我的手机响了，是顾炎。

我按下接听键，语气如常，「老公。」

顾炎语气一如既往地温柔，问候了几句后，果然就问我，「你证件找到了吗？」

「没有，得亏我手机里有身份证的照片，再加上驾驶证，这才能出差，」我答，「你这两天再找找，别耽误了你的事儿。」

顾炎敷衍了两句后，挂了电话。

接下来的几天，我紧盯着梁薇，就发现梁薇明明很普通的收入，却出手阔绰。

表哥也通过物业查到，这套房子是梁薇买的。

农村背景、收入一般的梁薇，哪来的钱买房子？

我看着那购房时间，距离我和顾炎结婚一周年只有几天。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我和顾炎结婚后，顾炎说要做投资，我妈为了我，对顾炎大力支持，卖掉了一套房子。

顾炎开始确实成功了，赚了不少钱，就在我和我妈都很欣慰时，他因为判断失误，几百万血本无归。

他跪在我妈面前痛哭流涕，我妈为了我，反而安慰他说只当买了个教训，家和万事兴。

那时候，正是这购房日期的前半个月。

4.

我开始正式调查顾炎，从他和梁薇恋爱时开始。

很快，一份报告就送到了我的手里。

报告上的内容让我既吃惊又愤怒。原来，顾炎和梁薇大学时就恋爱了，上大学时，二人没有家长的束缚，在花花世界里肆意享受人生。

可享受人生的前提是得有钱，他俩都不是富二代，生活费肯定是不够的，就借上了网贷。

到大学快毕业时，二人已经欠了几十万。

再然后，顾炎就开始追求我。

而他追求我的时候，还在和梁薇同居。

在他和我结婚后，梁薇就搬到了离我家不远的小区。

据左邻右舍反应，这期间二人一直以夫妻相称，只是顾炎经常不在家，说是出差了。

而他和梁薇欠下的那笔巨额债务还清的时间，就在梁薇买房的前一个星期。

但最让我吃惊的是，梁薇不但怀孕和生产的时间和我同步，就连生产的医院也是同一家。

拿着报告，我颤抖得说不出话。

我万万没想到，我和顾炎的这场世人眼里无可挑剔的模范婚姻，从一开始就只是一盘棋。

和顾炎从相恋到结婚，顾炎对我和我的父母一直细致又体贴、耐心又包容，我妈不止一次地庆幸我嫁了个如此好的男人。没想到，从头到尾，他都只是在演戏。

表哥拿起一根棒球杆就要去找顾炎，被我拦住。

表哥气得眼睛都红了，瞪着我，「怎么？都这样了你还要护着他？」

我微微颤抖，却咬牙冷笑，「我不是要护着他，而是，这样太便宜他了。」

顾炎和梁薇对我如此算计，如果只是打他们一顿，不但太便宜他俩，还会打草惊蛇。

首先，我必须先弄明白轩轩的血型是怎么回事？

我的房东是个很热心的老太太，见我总闷在家里不出门，就来看我。

我自然热情招待，闲聊时我装作无意的样子指着对面梁薇家的阳台，「阿姨，您看那家阳台的花多漂亮啊。」

老太太却「哼」了一声，「养孩子没耐心，倒有耐心养花。」

「什.....什么意思？」

「哎呀，你不知道啊，你听我说.....」老太太就告诉我，对面家的女主人脾气暴虐，对孩子非打即骂，孩子还在吃奶的时候身上就总有伤，到歪歪扭扭会走路时，老太太亲眼瞧见那女的一脚把孩子踢进了花坛，就因为孩子拉臭臭弄脏了裤子。

「唉，你是不知道啊，那孩子真可怜。」老太太啧啧摇头，「孩子姥姥说，那女的是产后抑郁症，平时不这样.....」

我心里「咚」的一跳，脱口急问，「她对孩子不好？」

老太太却不意外地拍拍我的手，「你也不忍心是吧？唉，都说虎毒不食子.....」

我一颗心却直跳到了嗓子眼儿，等房东走后，我抓起电话就拨给表哥，告诉他我要去梁薇的家乡，我要去看一眼她的孩子。

表哥也惊了，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难不成你怀疑.....」

「对，」我重重点头，带着哭腔道，「我怀疑.....那是我的孩子！」

5.

这个念头在我听房东说梁薇对孩子不好时的一瞬间就蹿了出来，并牢牢地占满了我的脑子。

虽然这天下确实不乏不称职的父母，但梁薇若不爱孩子，她根本没必要生下他。

她冒着天下大不韪未婚生子，却又对孩子虐待毒打，这实在不合理。

可如果那孩子是我的孩子，那所有的疑点，就全都能说得通了。

为什么我十月怀胎生下的孩子和顾炎是亲子关系，和我却没关系？

为什么顾炎会因为我知道了轩轩的血型，就加快了对我设套？

为什么梁薇会虐待毒打她的孩子？

那都是因为——我的孩子和梁薇的孩子，被调换了！

二十分钟后，表哥的车停在了地下车库，接了我直奔梁薇的家乡。

梁薇的家乡离上海三个多小时的车程，当我站在那个黑瘦黑瘦的孩子面前时，我的眼泪刷的一下流了下来。

我确定，他就是我的孩子。

他的五官跟我太像了，特别是，他耳朵下面有一块桃形的胎记。

在我爸爸的耳朵下面，也有一块同样的胎记！

他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懵懂又畏惧地看着我，我颤抖着手要去抱他，被表哥一把将我拽走。

表哥警告我，「芸芸，你不能打草惊蛇！」

我泪流满面疯狂挣扎，「他是我的孩子，他才是轩轩，你看他那胎记，你看啊.....」

表哥捂住我的嘴，将我拖到车上，警告我，现在他是梁薇的孩子，如果我将他带走，就会惊动梁薇的家人。那时梁薇和顾炎必定会狗急跳墙，指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来。

我终于冷静了。是的，越是这种时候，我越是不能乱了方寸；越是这种时候，我越是不能出一点错。

隔着车窗，我默默地流着眼泪，看着一个黑胖农妇出来将他抱进屋。

宝宝，不要怕，妈妈很快就来接你回家！

.....

回到上海的第二天，表哥的合作伙伴告诉我，他将梁薇和轩轩带毛囊的头发送去亲子鉴定中心，结果已经出来了。

轩轩和梁薇的亲子关系成立！

饶是我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但当这份报告放在我面前时，我还是气到发抖。

他们换了我的孩子，虐待我的孩子；而我，却愚蠢地将他们的孩子当成心肝宝贝啊！

被算计的愤怒和被愚弄的羞辱，让我如万箭穿心。

顾炎、梁薇，你们真是好心计、好手段！

你们太狠毒了！

我跟表哥说，先不要报警。

我手上的证据还不够充分，为了我的孩子，我必须一击必中，绝对不能给他们留还手的余地。

我输不起，我的孩子更输不起！

孩子，我会接回来；被你们骗走的钱，我也会连本带利地讨回来！

表哥只提醒我，「你爸妈挣下的家产如今都在你的名下，顾炎已经在下套要坑尽你所有财产，现在你借口证件丢失不能注册法人，但证件丢了是可以补办的，所以你拖不了多久，万一他起疑，只怕.....」

我点头，用力擦干眼泪，「放心，不会太久。」

6.

顾炎给我打电话，温柔地说他想我了。

我咬着牙，竭力让语气平静如常，跟他寒暄几句后，我问他，「证件你找到了吗？」

顾炎自然不可能找得到，他说没有。

我埋怨，「这些东西不都是你收的吗？叫你乱放。」

顾炎无言以对，只得干笑敷衍。

挂完电话后，监听耳机里立刻传来了摔砸东西声和顾炎的咆哮声。

梁薇在边上冷笑，「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非得用这个法子？明明还有其他更直接的方法。」

她质问顾炎是不是对我动感情了。

顾炎否认。

「你就是对她有感情了，你舍不得她，」梁薇不依不饶地破口大骂，言辞间对我极尽侮辱，我俨然成了插足他们家庭的无耻小三。

顾炎大吼，「还要怎么直接？难不成像对她父亲那样弄死她？」

什么？

我的身子一晃，脑子里嗡嗡作响，刚刚.....顾炎说了什么？

梁薇冷笑，「弄死她？我怕你舍不得。」

「梁薇，我看你是无理取闹。」

「我怎么无理取闹了？当初把枕头捂在陈芸父亲脸上时，你可是一丝儿也没犹豫，现在你随便制造个车祸什么的，那贱人娘儿俩就都死了，她名下的财产就全是你和咱儿子的，可是你就是舍不得.....」说到这里，梁薇阴恻恻地道，「顾炎，你是不是想撇开我，去跟那贱人过？你要敢背叛我，我就把你杀死陈芸她父亲的事儿告诉警察！」

后面还说了什么我已经听不见了，我坐在地上，浑身冰凉。

我反复地将刚刚梁薇的那段话重放，她说：顾炎将枕头捂在我父亲的脸上.....

当年，我父亲的手术明明很成功，可我只是送疲倦的母亲回家休息的那么一小会儿，就接到医院电话，说父亲突然呼吸衰竭，来不及抢救就走了。

原来如此！

竟然如此！

顾炎和梁薇，是他们杀了我的父亲！

亏我还在为他当时鞍前马后的忙碌而感动；亏我母亲还因此将他当成了亲儿子，毫不犹豫就卖房给他创业，哪怕血本无归也没有半点怨言。

我为什么这么蠢？

我颤抖着手给表哥打电话，话未出口已号啕大哭。

表哥听了那段录音，赶来时连眼珠子都是红的。

「阿芸，你要报警吗？」

报警？

我突然就不哭了，不，现在还不能报警。

我爸已经火化好几年了，病房里也没有监控，就凭这段录音只怕定不了他们的罪，还会惊动他们。

我请求表哥先将我妈和轩轩送走，那两人连做人的基本底线都没有，我不能让他们伤害我妈。

表哥问我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我磨着后槽牙，一字一句：引蛇出洞！

7.

我给顾炎打电话，说我出差提前结束，回来了。

顾炎很快拎着一堆菜蔬和水果回来，进门就要亲吻我，笑眯眯地说老婆大人出差辛苦了，他今天要好好犒劳我。

我冷着脸推开他，指着电脑上的几张照片，问他怎么回事。

照片上，他和梁薇神情亲密。

顾炎脸色就变了，问我照片哪儿来的。

我说是有人发到我的邮箱里的，并打开了邮箱给他看，邮件接收时间，是我通知他我已回来的半个小时后。

这个时间点，正是顾炎离开梁薇家回来的路上。

伴随着那几张照片的，还有对我的竭尽讥讽，而言辞之间完全全都是梁薇的语气。

顾炎痛哭流涕地向我忏悔，说他偶遇了梁薇，一时情不自禁才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他跪下求我原谅，并保证绝不再跟梁薇联系。

我砸了家里所有跟顾炎有关的东西，并将他推出房门，告诉他：我要离婚。

顾炎在门外一直哀求和道歉，我都态度坚决不为所动。

顾炎无奈离开，几分钟后，我通过监听器听到他打电话给梁薇咆哮，「你为什么要给她发我们的合影？」

梁薇自然否认。

可是顾炎不信她。

因为在之前的争吵中，我假意崩溃地冲进房间，留下了打开着邮件的笔记本。

通过监控，顾炎果然查看过那封邮件，以他的技术，他很容易就能发现那封邮件的发送地址是梁薇家的 IP。

其实，那不过是表哥的朋友破解了梁薇家的无线网发送的罢了。

但那个发送时间加上梁薇之前对他的质疑，再结合这个 IP 地址，这分明就是个吃醋吃昏了头脑的蠢女人干得出的事。

梁薇百口莫辩。

我给顾炎发送了邮件，告诉他：家中财产都是我婚前财产，婚后财产则所剩无几，所以，离婚时他是净身出户。

同时，我也将他出轨之事在他的单位和亲友之间宣扬，让自己处于舆论上风。

顾炎急了，但他又找不到我的错，就只能把气都撒在梁薇身上，梁薇自然不依，二人大打出手。

他俩闹腾的时候，我也没闲着，想尽办法搜集父亲死亡的线索。

三日后，表哥告诉我，他已经找到了顾炎当初拿着我家的卖房款还网贷和给梁薇买房的证据。

我看着眼前的一摞摞文件，知道已经到了该收网的时候了。

我拿出电话拨给顾炎，语气冰冷，「你老实告诉我，我爸爸到底是怎么死的？」

电话那边，是死一般的沉寂。

「还有，轩轩到底是谁的孩子？」我又抛出了第二个炸弹。

「小芸，你.....」通过望远镜，我清楚地看到顾炎惊得扔了手机。

「她全知道了，」顾炎恶狠狠地给了梁薇一个耳光，「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

8.

顾炎不接我的电话，也不肯见我。

我只是一纸诉状将他和梁薇告上法院，除了要求离婚，还要求他和梁薇返还买房款和还网贷的钱！

梁薇终于忍不住了，打来电话对我破口大骂，口口声声说我插足她和顾炎的婚姻，骂我是第三者。

我冷笑着听她说完后，立刻将这段话的录音送去法院，诉状上加了一条：告顾炎和梁薇重婚。

从法院出来，我给顾炎和梁薇发送了一条信息：我已经掌握了你们杀害我父亲的证据。

他们都没有回复。

但是通过监听器，我知道他们已经慌了，顾炎和梁薇互相指责然后大打出手，最后，顾炎指着梁薇大吼，「你这个疯子，要不是你，我怎会落到这个地步？」

梁薇也歇斯底里，「你怪我？当初在医院里，我们都没发现那老头子已经醒了，被他听到我们的谈话，他骂你滚，是你自己拿起枕头捂死他的，你现在来怪我？」

「要不是你一天到晚跟人攀比买这买那，我怎会欠那么多钱？」顾炎大骂，「不把那老头捂死，我就套不住陈芸，就不能用她家的钱还债，我和你就都会被人砍死。」

还没等法庭开庭，我却遭遇了车祸。

我不喜欢开车，每天都是坐地铁上下班，当我出了地铁站往回走时，忽然一辆车直对着我冲了过来。

我吓蒙了，直愣愣地看着那车向我冲过来，忘了反应。

眼见着那辆车即将将我卷入车底，车却「嘎吱」一个急刹，停住了。

但我依旧被强大的惯性冲出了马路，摔进了绿化带。

车内，司机看着我，眼神复杂。

下一秒，几个男子冲上去，瞬间控制了司机，那是保护我的便衣警察。

司机很配合地跟他们走了。

我被送进医院检查，万幸只是一些擦伤。

我留在医院继续观察的时候，接到警方电话。他们告诉我，司机已经招供，他是个时日无多的癌症患者，顾炎给他二十万，要他开车撞死我。

但司机天良未泯，在千钧一发之际踩了刹车。

我放下电话，捂着脸，泪水从指缝中滑出.....

其实在我向法院起诉时，我就已经将我收集到的证据全都交给了警方。

但因为我父亲早已下葬，除了监听录音，我并无其他顾炎的杀人证据，所以警方是不能抓人的。

可是我等不及警方慢慢地找证据，于是，我就故意不停地刺激顾炎和梁薇，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眼见事情败露，肯定会对我下手。

只要他们再次行凶，警方就可以直接抓人。

表哥是不赞成我这想法的，因为太危险，但我坚持。

于是，警方就只好派便衣跟在我的四周保护我。

顾炎和梁薇果然没让我失望，不到一周他们就买凶杀人！

9.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

顾炎和梁薇被抓后，在强大又专业的刑侦人员手里都没撑过一个回合，就全招供了。

顾炎从追求我开始就是一个局。

他通过同学知道我家庭富裕，就费尽心机故意接近并追求我。原本，他只想从我这儿骗到钱偿还掉那笔债务后，就跟我分开。

为了获取我和我爸妈的好感，我爸爸生病手术时，他鞍前马后地照顾。

可他没想到，就在我爸爸手术结束，我送我妈回家休息的时候，梁薇去医院找他，因为我爸还在昏迷中，所以二人肆无忌惮地讨论下一步要怎么做。

可我爸居然就在那个时候醒了，把他们的对话听了个一清二楚。

我爸怒不可遏，让他们滚。

顾炎为了不让我这只到嘴的鸭子飞走，竟然拿枕头捂死了我爸。

可怜我爸刚刚进行完手术，浑身插满了管子，毫无还手之力；加上又是单独病房，所以死得无声无息。

在这个过程中，梁薇一直在边上帮助顾炎。

我爸的死，将顾炎和梁薇牢牢地捆在了一根绳子上，顾炎以创业为借口骗到我家的卖房款后，并不满足，他们决定利用我和我母亲对他的信任，要将我家的财产全部骗光。

换孩子则是梁薇的主意，和我同步怀孕后，梁薇不愿意她的孩子出生后就只能是个私生子，我的孩子却可以光明正大地叫顾炎爸爸。

并且，把她的孩子换到我这边后，她的孩子就会是我家的合法继承人。

万一后面被我发现了他们的局，我家的财产最终还是全归她的孩子。

真是一手好算计。

顾炎和梁薇罪证确凿，只等判决了。

而我之前的起诉也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我和顾炎离婚，并收回了梁薇名下的那套房子以及其他被他们图谋走的财产。

随后，警方还有法院的人陪我去梁薇的家乡，接回了我的亲生儿子源源。

梁薇的母亲撒泼打滚骂我害了她的女儿和女婿，还要求我付她抚养我儿子三年的费用。

我紧紧地抱着儿子，孩子身上新旧不一的伤痕让我无比心痛，梁薇母亲又撕又咬地阻止我带走孩子，被警方以妨碍公务和虐待儿童刑拘。

抱回儿子的当天，我去派出所给他起了个新名字：陈正！

一身正气的正。

我妈被接了回来，她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原委，看着小正，我妈哭成了泪人。

「妈妈，」轩轩飞奔着扑进我的怀里，我下意识地抱住他，可此时我的心情十分复杂。

轩轩是我耗尽心血精心呵护了三年的孩子啊，他早就深深地扎根在了我的心上，就算我现在知道了他是仇人的孩子，我也无法迁怒他。

可我到底是个普通人，我不迁怒这个孩子，不代表我还能如往常般心无芥蒂地面对这个孩子！

两个月后，法院对顾炎和梁薇进行了判决。

顾炎故意杀人和买凶杀人，再加上换子、重婚等其他的罪名，判死刑，立即执行。

梁薇协助顾炎杀人和参与买凶杀人，再加上换子、虐待孩子、重婚等其他的罪名，判死缓。

顾炎临行刑前，要求见我和孩子们，我思考了一下后，化了个很精致的妆，独自去了。

会见室里，我打开平板电脑中的视频给顾炎看。视频中，小正在我的精心照顾下，身上的伤已全好了，人也变得白净圆润了许多，他正乖巧地靠在我母亲怀里，笑咪咪地看着轩轩跟小狗玩。

我告诉顾炎，我是不会带孩子来这里看他的，我不会让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父亲是个杀人犯。

顾炎面如死灰，他看着我冷笑，「你老公要死刑了，你好像很高兴？打扮得跟妖精似的，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要勾引男人吗？」

我气笑了，「顾先生，你好像忘了，我们已经离婚了，而你是我的杀父仇人。」

「我不管，你给我好好带大两个孩子，不许找野男人！」顾炎鼓着眼珠子瞪着我，此时的他身着囚服，胡子拉碴，哪里还有半点往日的斯文？

「两个孩子？」我看着顾炎冷笑，「怎么，你觉得我会替杀了我父亲的凶手养孩子吗？」

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男人，优雅地起身离开。

身后，是顾炎的咆哮声.....

最终，我将轩轩交给了顾炎的父母。

到此时我才知道，原来顾炎的父母竟然一直都知道梁薇和小正的存在，甚至我和梁薇在医院生产时，他们都是做两份饭菜，一份送给我；一份去给梁薇。

他们只是没想到顾炎和梁薇把两个孩子换了。

我最后抱了抱轩轩，告诉顾炎的父母，我顾念轩轩跟我的这三年母子之情，所以我给他准备了一笔教育资金。

但要求是，他们不可以将他父母做的那些丑陋的事告诉他。

这是我最后能为轩轩做的事了。

回上海后，我卖掉了名下所有的房产，带着母亲和小正回到了浙江老家，我的父亲就长眠在这里。

浙江山水娟秀，我会陪着母亲安老，陪着小正长大。

那些如噩梦般的往事就随风去吧。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